

已金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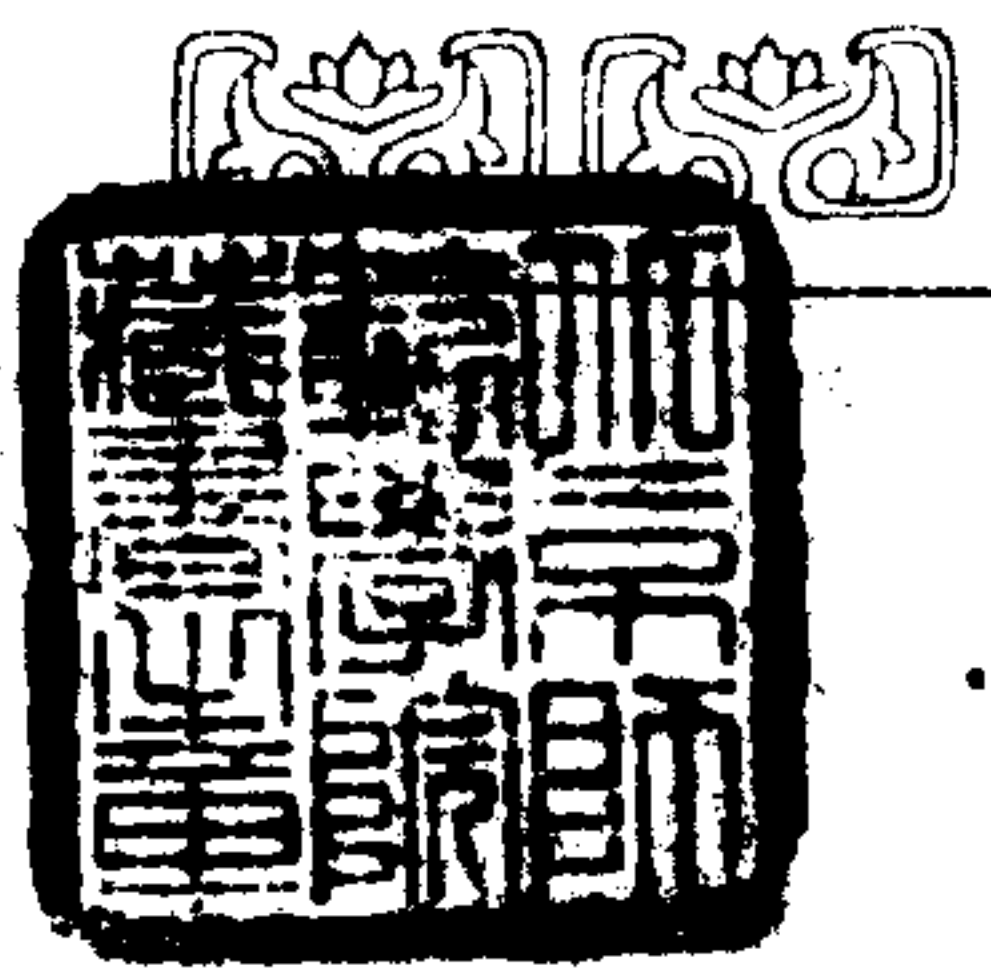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第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8867

1198867



巴金全集

(第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北京第1版

1990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923-9/Z·1

定价 8.05 元

目 录

短 简

序	3
我的幼年	4
我的几个先生	13
关于《家》(存目,文见第一卷)	
我的故事	20
关于《春》	26
我的路	28
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	35
给一个孩子	39
答一个“陌生的孩子”	45
给一个中学青年	47
家	51
关于《发的故事》(存目,文见第十一卷)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57
病	62
《雷雨》在东京	68
给日本友人(存目,文见第十二卷)	

梦与醉

序·····	75
死·····	77
梦·····	90
醉·····	95
路·····	101
生·····	104
关于《何为》(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关于《死之忏悔》(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关于《生人妻》(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纪念一个友人(存目)	
春月之死(译文,存目)	
忆春月(译文,存目)	
一个英雄的葬仪(译文,存目)	

旅途通讯

前记·····	113
香港行·····	115
在广州·····	117
广州在轰炸中·····	123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126
从广州到乐昌·····	130
广武道上·····	150
汉口短简·····	159
广州在包围中·····	161

广州的最后一晚	165
从广州出来	169
梧州五日	182
民富渡上	199
石龙——柳州	205
在柳州	209
桂林的受难	212
桂林的微雨	218

感 想

前记	227
感想(一)	228
感想(二)	231
第一次听见那炮声	234
失败主义者	237
国家主义者	240
最后胜利主义者	244
公式主义者	247
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	253
和平主义者	261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265

黑 土

前记	277
黑土	278
南国的梦	284

在广州	292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存目)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存目)	
无 题	
前记	303
无题	304
先死者	309
静寂的园子	311
大黄狗	315
轰炸中	318
十月十七日	321
在泸县	325
做一个战士	330
“重进罗马”的精神	333
悼鲁迅先生	336
感激的泪	339
写给读者(一)(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写给读者(二)(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逃荒》(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地上的一角》(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雨夕》(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荒》(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三月天》(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鱼儿坳》(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IV

龙·虎·狗

序.....	343
静寂的园子(存目)	
大黄狗(存目)	
爱尔克的灯光.....	345
悼范兄(存目)	
风.....	350
云.....	352
雷.....	355
雨.....	358
日.....	360
月.....	361
星.....	362
狗.....	364
猪.....	366
虎.....	369
龙.....	371
死去.....	377
伤害.....	382
祝福.....	386
撒弃.....	388
醉.....	392
生.....	394
梦.....	397

死	399
附 录 关于《雷雨》	401
关于小说中描写的意见(存目·文见第十七卷)	
废 园 外	
废园外	407
火	410
怀念(存目)	
长夜	414
寻梦	422
灯	426
给山川均先生(存目,文见第十二卷)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存目)	
后记	430
旅 途 杂 记	
前记	435
无题(存目)	
先死者(存目)	
轰炸中(存目)	
十月十七日(存目)	
在泸县(存目)	
废园外(存目)	
火(存目)	
别桂林及其它	437
邮政车中	446

贵阳短筒 451

筑渝道上 455

成渝路上 460

从南京回上海(存目,文见第十二卷)

怀 念

前记 469

纪念友人世弥 471

悼范兄 475

怀念 484

纪念憾翁 490

写给彦兄 496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500

纪念我的哥哥 519

忆施居甫 529

怀陆圣泉 533

静夜的悲剧

无题 541

黑土(存目)

南国的梦(存目)

月夜鬼哭 544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 549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556

静夜的悲剧 569

后记 581

短 简

《短筒》，一九三七年三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
一九四五年五月再版（其间一九四三年七月由良友复兴
图书公司印行一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排印一版。

序

近一年来有许多不认识的年轻朋友写信给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友人看待，告诉我许多事情，甚至把他们的渴望和苦恼也毫不隐瞒地讲出来了，这些都是我应该知道，而且应该寄与同情的。我感激他们。但是我惭愧我缺少行动的力量，我没有丰富的经验，我缺乏广博的学识。对于那些怀着求助的心情来找我的年轻人，我不能帮一点忙。我说过：“倘使我还有一点点力量，我也要拿来给年轻的心添一点温暖。”然而事实永远跟我的希望相反。我只有责备自己的无力，不过我不敢因此放弃我的责任。我也曾尽我微弱的力量回答那些充满信任与热情的来信。我的话都是十分平凡。但我写的全是我所真实地感到的，全是我知道得最清楚的，全是从我的狭隘的经验里得来的。我纵然不能给那些纯白的年轻心灵以安慰和鼓舞，我纵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我的“短简”也毕竟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一些关于生活的事情，这对于他们也许会有一点点用处。我的长途旅行最近就要开始，我和年轻朋友间的通信也将因而暂时中断。所以我毫不惭愧地把过去写给朋友们的一部分的“短简”编成这本小书，我把它献给我的年轻朋友们作为表示感激的礼物。

巴 金 1937 年 2 月 28 日之夜。

我的幼年*

窗外落着大雨，屋檐上的水槽早坏了，这些时候都不曾修理过，雨水就沿着窗户从缝隙浸入屋里，又从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书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书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书、信和稿件全打湿了。

我已经躺在床上，听见滴水的声音才慌忙地爬起来，扭燃电灯。啊，地板上积了那么一大滩水！我一个人吃力地把书桌移开，使它离窗台远一些。我又搬开了那些水湿的书籍，这时候我无意间发见了你的信。

你那整齐的字迹和信封上的香港邮票吸引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张西式信笺。我才记起四个月以前我在怎样的心情下面收到你的来信。我那时没有写什么话，就把你的信放在书堆里，以后也就忘记了它。直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雨夜，你的信又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朋友，你想，这时候我还能够把它放在一边，自己安静地躺回到床上闭着眼睛睡觉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一期。

为了这书，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还经过三个冷僻荒凉的墓场。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无意中见到这书，便把袋中仅有的钱拿来买了。这钱我原本打算留来坐 bus 回鸭巴甸的。

在你的信里我读到这样的话。它们在四个月以前曾经感动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读到它们，我还仿佛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过那些荒凉的墓场。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个同伴，因为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而且我也有过和这类似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我确实有的太多了。从你的话里我看到了一个时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过去，你的话使我又落在一些回忆里面了。

你说，你希望能够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朋友，这并不是什么可惊奇的事，因为我一生过的是“极平凡的生活”。我说过，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但这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但这样简单的话也还是不够的。我写出了一部分的回忆，但我同时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忆。我应该写出的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

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过了。我的母亲闭着眼睛让人把她封在棺材里。从此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一样东西。父亲的房间突然变得空阔了。我常常在几间屋子里跑进跑出，唤着“妈”这个亲爱的字。我的声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墙壁上母亲的图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上投下了阴影。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了。

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但是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记，我不会整天垂泪。我依旧带笑带吵地过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被人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上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它不知道绝望，它不知道困难，一次做失败的事情，还要接二连三地重做。铁丝的坚硬并不能够毁灭小鸟的雄心。经过几次的碰壁以后，连安静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时在狭小的马房里，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轿夫的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悲痛的经历；或者在寒冷的门房里，傍着黯淡的清油灯光，听衰老的仆人绝望地倾诉他们的胸怀。那些没

有希望只是忍受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下了第二个阴影。而且我的眼睛还看得见周围的一切。一个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每逢过年过节，偷偷地跑来，躲在公馆门前石狮子旁边，等着机会央求一个从前的同事向旧主人讨一点赏钱，后来终于冻饿地死在街头。老仆人袁成在外面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捉去两次，关了几天才放出来。另一个老仆人病死在门房里。我看见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门外石板上，盖着一张破席。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家里做看门人，因为别人硬说他偷东西，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内。当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发生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网。但铁丝网并不是软弱的翅膀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更多了。这期间我失掉了第二个爱我的人——父亲。

我悲痛我的不能补偿的损失。但是我的生活使我没有时间专为个人的损失悲哀了，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争斗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